

河東鄭氏文獻錄序

夫文者載道之器也文章之興替而國家之治亂繫焉我先祖文成先生勳業文章炳朗於國史野乘可百世而不朽矣詩文之傳不傳固無損益而至于今治古文者得其片言半句如飢渴之於飲食不忍釋手而厄於鬱攸零星之遺未一於萬千使子孫後學未得尋究其軌道而長懷浩嘆安得不怨尤於彼蒼也凡朝廷之高文大策多出公手而龍飛御天之歌不徒基業於五百禪足以範鑑於來世先生之經綸文章於是乎在何必多乎哉然精粹之補益於世教嘉惠於來後者愈多愈好而累世廣蒐於當時知舊家及國朝史乘者僅詩文若干篇藏于族弟漢采家久未入梓者蓋欲其探蒐之集其大而朝夕滄桑之世又恐其傳守之未完全於修譜并以印頒而附以累世狀碣嗚呼東邦名公

鉅卿雄文大筆萃於一局有若文選之類而吾家世德并瞭然於此矣敢不敬歟但傳寫未精多有可疑而此豈昧學所可丁乙者哉非實有考據不敢筆一字只依原本而蒐補之廣校讐之正以待後日高眼謹叙此如右云爾

七十二丁酉菊秋

後孫錫采謹序

河東鄭氏文獻錄跋

記曰先祖有美而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余嘗屢誦而心惕然動者蓋惧夫躬斯之未免也惟我大祖文成公文章德業固已炳烺乎國史家乘而其本集屢厄於禍劫蕩佚幾盡而僅僅殘留於家藏遺篋者尙未及刊布於世其外門先輩至行懿蹟潛光隱德之表々可述者非止一二而亦皆散佚無收用是爲尋常慨恨今於譜役之畢與族兄錫采雲采氏發議爛商搜出巾箱之斷爛收拾各家之文字編成二卷一冊而付之印上卷則文成公遺集也下卷則諸先輩之行蹟也是編也縱不無全鼎一燭之歎而凡國內古今名公巨卿鴻儒碩匠揄揚之筆罔不入焉誠足爲吾家之一部惇史也余之苦心於是事者祇欲使吾姓之人一目瞭然於諸先祖之事蹟而知所感發也其自居以仁明

之道則實不敢也第其物力薄約蒐輯之際未免有疎漏之病識見膚淺印校之間種種有豕亥之誤是則余之罪也覽者其有以恕之乎

丁酉黃花節下浣后孫漢采謹識